绪论 阿富汗概况

一、阿富汗的地理环境

“阿富汗人的土地”

阿富汗是我国对邻邦阿富汗国家的习惯译名。按它的完整音译应为 Afghanistan,即‘阿富汗斯坦”,意为‘阿富汗人的土地”。这个词的适应范围,在狭义上,始于阿赫马德(1747—1773 年)所创建的杜兰尼王朝时期。但是在这块土地上，从远古时期已经开始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

本书作为《中东国家通史》的首卷,在本章的关于卷首叙意的开篇,应当对由古及今的阿富汗的通史体例加以说明。按照《中东国家通史》的体例,《阿富汗卷》是一部阿富汗通史性的综合著作。

然而，在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阿富汗地区一开始并不是“阿富汗人的土地”,而是许多民族统治过的地区。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 18 世纪中期，阿富汗地区时而成为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的领土，时而成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版图；或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塞人和大月氏巴克特里亚等王国；或为贵霜、加兹尼王国所管辖；并且往往包括在周围的大国（如孔雀王朝、呾叱帝国、突厥人国家、阿拉伯人国家、萨法维和纳第尔的波斯人国家）的版图之中。

因此按照古代时期已经形成具体文化同一性的历史术语、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谓和国家的名称来研究历史，对阿富汗通史十分重要。在本卷中，为了不混同古代和近现代史的政治疆界，我们都按古代形成的文化史与地理同一性的名称，称谓这些地区。同时，为了与近现代地理概念相对照，有必要对重要地区对照说明如下：

(1) 阿拉霍西亚(Arachosia, Arakotia, Arakozi 或 Harhohvaiti)，即阿尔甘达布河和赫尔曼德河流域的、近代的坎大哈省（Province of Kandahar）.

(2)阿里亚(Aeria, Hariwa，或 Haraewas)，中国古籍中称“哈烈”，近代的赫拉特(Harat)。

(3)巴尔赫(Balkh，古名 Bakhdi, Balhida, Bactrish)，或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古籍中称“大夏”，位于现在的马扎里沙里夫省(The Provinca of Mazar-i-Sharif) .

(4) 法拉达萨(Faradtha，或 Prophthasia)，现在的法腊(Farah)。

(5) 犍陀罗 (Gandhra)，喀布尔河下游国家，包括纳加哈拉地区（近代的楠格哈尔或贾拉拉巴德）、白沙瓦（Peshawar）、斯瓦特(Swat)、巴加瓦尔(Bajwar)和恰萨达(Charsadah)。

(6)盖德罗西亚(Gedrosia)，近代的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

(7) 马尔古(Margu，或 Meru，或 Maragina, Meru, Khwarizm, Mouru)，木尔加河流域(the valley of the Murghab)的马尔吉安纳地区。

(8) 迈克兰(Mekran)，近代的克尔曼(Kirman)。

(9)帕鲁帕米苏斯(Paropamisus，意为耸立于最高处的鹰巢——Paropamisadae, Capisene)，近代的科达曼(Kohdaman)、卡比萨(Capisa)或帕尔完(Parwan)。

(10) 帕色亚(Parthia)，卡斯庇安(Caspian) 和赫拉特(Herat)之间的地区。

⑾ 索格底亚那（Sogdiana，Soghdonia，Transoxiana，或 Mawraulnahr），中国古籍称为“粟特”，在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⑿ 萨塔古什（Thatagush），萨塔吉底亚（Sattagydai），近代的哈扎拉加特（Hazarajat）。

⒀ 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近代的卡塔汗（Kataghan）和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⒁ 扎兰卡（Zaranka，又称 Sakastan，Sakastene，Zaranj），或 Sijistan，Drangiana（德兰吉安纳），即近代的锡斯坦（Seistan）。

上述地区就是阿富汗史上最容易混淆的地区。本书在这方面，特别注意两点：第一，集中阐述那些与现代阿富汗居住的各民族有联系的历史事件；第二，阐述这些事件同阿富汗现在地区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对于如巴克特里亚（大夏）、吐火罗、犍陀罗等国家，超出了现今阿富汗的范围对于锡斯坦，部分在今伊朗境内，本书都作为古代的完整部分看待。这样，就可以大体上呈现在今日埃富汗疆土上的昔日完整的历史图景。我们在写作目的和内容上，都力图通过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交往实践活动的考察，探讨从古代到当代阿富汗历史的发展轨迹，反映出阿富汗的社会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

谈到阿富汗的土地，实际上直到 19 世纪初期，它还延伸向从赫拉特到克什米尔、从阿姆河到阿拉伯海的广大地区。只是由于阿赫马德的孙子们争夺权力的竞争，阿富汗的土地才大为缩小，成为西亚地区唯一的内陆国家。即使如此，它还拥有现在的 652225 平方公里的领土，总面积比法国加上奥地利，还要大 16773 平方公里。因此，在领土上阿富汗不是小国。

阿富汗虽不能列入小国之列，但它的邻国却多是大于它的国

家。它的东北角有一条被称为“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同我国有75公里的边界线。西部同伊朗为邻，边界线为820公里。北部与前苏联、现与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三国为邻，边界长达2384公里。东南部与巴基斯坦为邻，共同边界2180公里。在东北的克什米尔地区,还有120公里的边界线。

“山和沙漠之国”

阿富汗是一个多山和多沙漠之国。在阿富汗，一个最明显的地理特点，是五分之四的土地上，遍布着崇山峻岭和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冈峦起伏的“台原”。平原仅占五分之一。全境海拔较高,据统计,全国89.9%的地方在600公尺以上。许多城市都位于海拔很高的地方,如首都喀布尔海拔为1760公尺,加兹尼为2360公尺。

平原分布在西南和北部，其中很多是无水的沙漠，或者是与沙漠无多大区别的荒原。位于伊朗和巴基斯坦边界附近的，是有名的多石沙漠如达什基·伊·马尔哥(“死亡沙漠”)和雷基斯坦(“沙漠之地”)。在这些灰色单调的沙海中，间或能见到闪烁着水光花影的绿洲。

起源于阿富汗和中国的兴都库什山，是世界上最大的山脉之一。它自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国，绵延1200公里。最难攀登的是隔离阿富汗与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国境线的那一段山地。那些被冰雪所覆盖的圆锥形石山头，在蔚蓝色的天空背景下闪闪发光。兴都库什山及其支脉有许多重要山口：位于从帕米尔到克什米尔通道上的巴罗基里山口，高3800公尺；位于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之间通道上的西巴尔山口；位于从库什卡到赫拉特通道上的拉巴特·依·米尔查山口。

阿富汗东部和东南部的另外一支大山是苏莱曼山，总长 700 公里，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这支山脉比兴都库什山要低得多，其中央部分的 3000 多公尺，极其陡峭、荒凉，几乎没有树木。从苏莱曼山脉有很多通往印度河的山口：从喀布尔通往贾拉拉巴德到白沙瓦的开伯尔山口，是有重要经济和军事意义的山口；从加兹尼穿过托奇和戈马尔通道的山口；从坎大哈向奎达沿霍贾克狭谷，而后通过杰曼和博兰山口。在加兹尼·坎大哈台地的东部是一个山地沙漠。在赫尔曼德河流域的河谷及其他星罗棋布的绿洲中，集中了大部分居民。

地理区域和物产

埃及真正是‘尼罗河的馈赠”，因为如若没有尼罗河，这个国家就难以生存。同样，阿富汗也应称之为‘兴都库什山的馈赠”，因为在这个山脉之巅，犹如一个大蓄水池，长年累月地哺育着阿富汗的河流和溪水。兴都库什山常年积雪，难怪我国古籍上称之为“大雪山”，正因为这一点，它决定了阿富汗的气候和地理区域。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制约着古代阿富汗居民的生存，又为他们适应和改造生存空间，创造了地理环境条件。

在地理上阿富汗分为三大区。第一，北部地区，为倾斜山麓平原和阿姆河① 沿岸平原，本区东部是巴达赫尚和瓦罕山地高原。沿阿姆河平原及兴都库什山北部高原一带，人口稠密，集中全国人口的 25%。这里水利灌溉条件好，为阿富汗的粮仓。第二，南部

①中国史籍中作乌浒水（希腊 Oxus 的对音）、妫水、缚刍河、阿木河等。阿姆河源出帕米尔，西流汇合帕米尔河后称喷赤河，再折西流汇合瓦赫什河称阿姆河（Amu-Dar-ia），注入咸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区为高原和沙漠。第三，中部地区是高耸的山地和深狭的河谷。主要的河流都发源于此而呈放射状流向四方。阿姆河灌溉着东北部的土地。赫尔曼德河灌溉着南部的土地，最后流入阿富汗与伊朗边境，称为萨巴里湖。喀布尔河灌溉着东部地区，在附托克附近缓缓流入印度河。此外，还有因赫拉特城而得名的赫里鲁特河、西北的塔里亚·摩尔卡伯河、西南的法拉·鲁德河、东部的果马尔河，都是主要的水系，但内河多不宜航行。在中部沃扎拉贾高原中心，有被称为“班德尔·阿米”的5个小湖，以罕见的色泽浓淡变化而闻名。由于基岩的作用，湖水可以由乳白色变为墨绿色。这些湖泊构成了阿富汗的旅游胜地之一。

虽然阿富汗位于亚热气候带，但由于它远离海洋、海拔又高，因而大陆性气候在全国占优势。这就是说，各地的气候因地势高度而不是因纬度而异。全境属典型性大陆气候，年温差和日温差均较大，昼夜温差变化剧烈，空气干燥，降雨量因从印度洋吹来的湿风被南部及东南部高山所阻而极小。大部分降水量是雨水和降雪。除了东部某些谷地外，夏秋两季雨量极为稀少，而坎大哈、格里什克、法腊和赫拉特等地夏秋两季根本无雨。瑞雪是农业丰收的吉兆。阿富汗有句民谚：“不怕无黄金，惟恐无白雪”。阿富汗自古就有利用地下水灌溉的“坎儿井”。温差大是最大的特点：冬天极度寒冷，夏天异常炎热。贾拉拉巴德省7月份最高气温为摄氏49度，最低约零下3度。但春秋两季气候较好，尤其是夜晚美好。即使在最热的季节，伴随着落日余晖而来的，通常是凉爽之夜。在贾拉拉巴德，尽管夏季难熬，但是冬季却是温暖的。

莫卧儿帝国的奠基人巴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贾拉拉巴德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别，作了如下描绘：巴达姆·恰什麦山口将炎热

地带与寒冷地带截然分开。在山口的喀布尔一方落着白雪，而在库卢克萨和拉格马纳一方却星雪不见。过了这个山口，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另一个世界 树是另一样的树,草是另一样的草,动物是另一样的动物,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由于雨量充足，这里形成了一个丰盛植物的绿洲。钻天柏树的林荫大道，柑橘和柠檬树组成的美丽丛林,椰枣、葡萄、杏、桃、梨、柿子、香蕉等果木树一片绿林。就是在海拔 660 公尺高处的贾拉拉巴德城，也沉没在果园的掩映之中。

阿富汗是以畜牧业和农业为基本经济特征。耕地只占全国土地的 0.2%。定居居民主要集中在坎大哈、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绿洲地区，以及沿阿姆河左岸、喀布尔、巴达赫尚等山谷地带。占人口大多数的牧民，每年一次长距离的迁徙。夏季带着畜群向北移动，冬天则回到南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天然气有 10.6 万亿立方公尺,还有高品位铁矿以及煤、铜、铅、锌、岩盐、铍和石油等。

二、阿富汗的社会构成

多民族国家

人口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对阿富汗来说，人口无精确统计。1985 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 1634 万人。阿富汗官方的估计是：1982 年 1722 万人；1983 年 1767 万人；1984 年 1767 万人；1985 年 1814 万人(含进入邻国的 500 万难民)。人口增长上,城乡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上差异很悬殊;识字上,男女比例

相差也很大。据估计，识字人口仅占总人口 11% 而妇女识字人口仅占妇女总人口约 3%。

据统计在这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国家中，大约有近 30 个民族，其中主要有 21 个民族。

主体民族为普什图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0% ,主要居住在东部和南部各省，分别占当地居民的 9/10 和 7/10。19 世纪以后阿富汗政府在北部迁移了一部分普什图人。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东伊朗语系的普什图语（巴什托、巴赫托语）。普什图族就是古代历史文献上的‘ 阿富汗人 ”。关于该族的起源,我们在以后要专门叙述。

普什图人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保留着氏族部落的浓厚残余。他们的划分是按部落和氏族的标准。地理的多样性差异，也造就了大多数不同文化的部落集团。

普什图最大的两支游牧部落是杜兰尼人和吉尔查伊人，人口都在 150 万人左右。前者以坎大哈为基地，后者分布在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杜兰尼人又分为两支，一支在坎大哈，叫济拉克人；另一支居住在西部和西南部，叫潘季色人。济拉克人一支又分为巴拉克查伊人、波波尔查伊人、阿尔科查伊人和阿察克查伊人；潘季色查伊人又分为奴尔查伊人、伊斯哈克查伊人、阿里查伊人、胡里安尼人、马库人。吉尔查伊人也分为两支：图朗人和布朗人（伊卜拉欣·希尔人）。总之,普什图人长期以来,以这种氏族部落为社会结构特征。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在游牧民和半游牧民中，大部分是普什图人。

其他阿富汗人的部落中，人数最多的是瓦尔达基人和萨菲人。霍斯特山区居住着霍斯特瓦尔部族，它由扎吉、扎德兰和曼加尔三个部落组成。此外，还有数百万阿富汗人居住在巴基斯坦的西北地

区。这些地区在19世纪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它包括在新建的巴基斯坦国家的领土之内。它的许多部落,如尤素福查依、瓦吉累、阿菲利吉伊、哈塔吉等,都同阿富汗史上的许多事件有关。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塔吉克族，按人口计算居阿富汗第二位(25%)。他们遍布阿富汗东北部(喀布尔和巴达赫尚山区)、赫拉特城周围以及其他分散的小块地带。他们在平原定居，在深谷游移,但未划分成很明确的部落集团。

兴都库什山以北散居着突厥族集团。它以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为主，也包括居住在瓦罕走廊的吉尔吉斯人。他们操伊朗方言。乌兹别克人以农业为主,以牧为副;土库曼人以牧为主,以农为副。

在赫拉特省内居住着许多民族和部落,主要有塔麦尼、哈扎拉(德赫伊·杰纳特)、贾姆希德、菲卢兹库希。这些民族通称为恰拉马克人。他们是十分混杂的民族成分。此外，阿富汗还居住着俾路支人、努里斯坦(卡菲尔)、帖木里及其他民族。

阿富汗地区自古以来是以居民的多民族、多语言为显著特点的。总的来说,阿富汗社会的基本结构以部落为主体,部落首领在地方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统辖一切事务。各部落各自为政。历来中央政府除任免行政官员负责征收税款和维持社会治安外，无力驾驭部落，更不干涉内部事务。行政区划方面，全国分29省①,187县、辛瓦尔和霍斯特两个特设大县(即专区)。早在16世

① 中部5省喀布尔、瓦尔达克、巴米扬、乌鲁兹岗、吉尔;东部3省拉格曼、楠格哈尔、库纳尔;南部7省帕克蒂亚、帕克蒂卡、坎大哈、加兹尼、查布尔、赫尔曼德、鲁格尔;西部5省法腊、尼姆鲁兹、赫拉特、巴德吉斯、波利亚布;北部9省巴达赫尚、塔哈尔、昆都兹、萨门岗、巴尔赫、朱兹疆、帕尔旺、卡比萨、巴格兰。

纪初，喀布尔省就居住着阿拉伯人、突厥人、乌兹别克人、亚马吉人、帕沙伊人、帕拉契人、塔吉克人、巴拉克人、哈扎尔人、尼库德里人以及阿富汗人。当时在喀布尔省，也并用着多种语言，如阿拉伯语、法尔斯语、突厥语、蒙古语、印度语、普什图语、希伯来语、巴拉克语、帕沙依语、帕拉契语、拉姆加尼语，等等。到了现代，阿富汗仍是多语种的国家。阿富汗的国语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即波斯语的古名）。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及千百年形成的历史过程构成了社会多样性的特点。阿富汗位于中亚和伊朗之间，成为西方和北方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阿富汗曾经是世界许多民族和部族迁移的通道，许多征服者的大军越过此地。来到这里的民族和民族集团之中的一部分人早就滞留并定居在这里了。考虑到这多种民族成分的历史特点，有必要对这块土地上居住过的各族人民进行全面阐述，而不只是阐述阿富汗人的活动。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尤其在早期的历史事件中，要严格划分阿富汗与其他民族的界线，至少暂时还不可能做到。这就必须在上古和中古篇中对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德兰吉安纳地区着重叙述。即使在近代现代，同样要注意到多民族这一特点。

阿富汗人的渊源

历史上古代民族的形成，有“同源异流”（一源衍化出不同民族）和“同流异源”（几个不同民族汇为一个民族）之说。阿富汗族是通过不同源而同化的，属于后者。

关于阿富汗人和阿富汗斯坦的名称最早出现于何时，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而又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许多研究者把唐代慧立

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载的‘阿薄健国’,看成是最早提到的阿富汗人和阿富汗斯坦的依据。该传中称,玄奘从印度返回中国途中,从蓝波国‘正南行 15 日,往伐剌拿国,礼圣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国。又西北,往漕矩吒国。’《大唐西域记》关于这一行程称,从伐剌拿往‘西北逾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叙述很简单,竟未提到‘阿薄健国’。漕矩吒国,即古代的阿拉霍西亚,今天的加兹尼和坎大哈地区。伐剌拿,在今库姆河畔的班努(Banun,巴基斯坦境内)。有的考证者指出,去伐剌拿的顺序、方向与实际地理位置相比,颇为费解。

但是,“阿薄健国”很可能是玄奘到达阿拉霍西亚之前所穿越的苏莱曼山的崇山峻岭和广阔谷地,就在这一地区居住着阿富汗部族。据公元 10—11 世纪文献,印度学者认为,古代印度把阿富汗斯坦就称为‘阿帕加’,这同‘阿薄健’的发音很近。公元三世纪,萨珊波斯王朝(约公元 224—651 年)早期的铭文中,即以‘阿布干’(Abgan)的名称来称呼阿富汗人。这个问题虽待存疑,但仍可作参考。比较为更多人接受的,是公元六世纪印度天文学家瓦拉哈米赫雷的记载。他在占星术著作《布里哈特·萨姆希塔》中,在阐述星球对不同地域和民族影响时写道‘:……在凯图(慧星)影响下[居住着]……山地特维尔德人,巴赫列维人,白匈奴人,乔拉人,阿瓦汗人,普斯吞人,秦人,[以及富人,贪婪的、坚毅而精力充沛的人们……]’该书还写道‘:……慧星之脊被流星触及,这对慧星是有利的 更为有利的(慧星)是能唤雨的慧星 可是它对乔拉人、阿瓦汗人、白匈奴人和秦人是不利的。’

科恩在《布里哈特·萨姆希塔》的英译本中,把‘阿瓦汗’译成阿富汗。另俄译者艾尔曼认为‘;秦人’是指中国人或西藏、喜马拉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某些山地部族，其他民族都在现代印度北部或西北部和巴基斯坦的邻近处，因此，“阿瓦汗人”就居住在现代阿富汗斯坦的地域上。从以上种种记载看，玄奘的南亚之行是公元 629—645 年，而他在犍陀罗（白沙瓦谷地）的时间在公元 644 年，即第一批阿拉伯人侵者抵达阿瓦尔（AL-Ahwar，即拉合尔）二十多年前。可能在七世纪前期，阿富汗民族的不同名称，如“阿帕加”“阿布干”“阿瓦汗”，在玄奘经过的苏莱曼山区流传。他所得到的“阿薄健国”，正是同这一名称相联系的。

同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谈到伐剌拿国时，对当地的民情、环境和语言的记载，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居人殷盛，役属迦毕试国。地多山林，稼穑时播。气序微寒，风俗犷烈。性急暴，志鄙弊，语言少同中印度。”尤其是“语言少同中印度”一句，据考证，伐剌拿国是使用伊朗语的最东端的普什图语地区，再往东即为印度雅利安语言的西方方言。玄奘所说的“语言少同中印度”，从语言学角度说明这一地区是使用普什图语和使用雅利安语西北方言印度人居住的边缘地带。普什图语为主的地区，其分布从东北部的贾拉拉巴德偏北区起，朝南到坎大哈，朝西到法腊和萨波勒瓦。普什图语还传播到西北边境，从那里向南遍及苏莱曼山远至基达。玄奘所经过的正是这一地区。

“伐剌拿”还有如下记载：“闻诸土俗曰：从此国西接稽疆那国，居大山间。川别立主，无大君长，多羊、马。有善马，其形殊大，诸国希种，邻境所宝。”这里所说的“稽疆那国”[①] 很难确定其所在

①稽疆那国，为传说之国，难于有确切的考证。现有两个存疑的说法：第一，斯坦因认为是班努以西的瓦齐利斯坦（Waziristan），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山区之中，第二，雷诺（Reinaud）和艾利约尔（Elior）认为，是阿拉伯史学家所指的 Kykanan 国，一名 Kykan，在今 Chal 地方。

地。但玄奘听伐剌拿国当地人的讲述，对传闻如实笔录，给后人留下了一幅有山间游牧部落另立领袖、没有国王和以羊、马为主产的特征的、颇令人联想的阿富汗人的历史图景。

阿富汗人的民族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极为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整的综合文献资料（包括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资料），但这方面的资料是极其缺乏的。阿富汗人基本上属于长头人种。这种长头人种的欧罗巴人种居民自古就居住在南阿富汗地区。在锡斯坦发现的青铜时代的墓葬中出土过此类人种。短头欧罗巴人种是居住在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但在大夏（巴克特里亚）北部未发现古人类学的材料。不过，南阿富汗部族的卡卡尔人、塔林人属短头人种，其特点接近于俾路支人普遍具有的人类学类型。在东部许多阿富汗部族中，明显地表现了同北印度人的混合痕迹。同时，吉尔查伊人显然可见蒙古人的特点。这些不多的人类学资料可以证明，阿富汗部族身体类型的多样性。

阿富汗民族的形成

最早的阿富汗人生活在苏莱曼山区和加兹尼与坎大哈高原地区一带。南阿富汗和西北印度地区也被公认为是阿富汗民族形成的主要地区。这一地区讲东伊朗语的古代居民是现代阿富汗人的祖先。现代阿富汗语（普什图语）属于东伊朗语支系。在阿富汗语言学起源方面，塞种人（萨迦）语也起过一定作用。阿富汗中央地区的居民在公元前 6—前 5 世纪已经同塞种部落有了接触和联系。塞种部落进入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安纳的东伊朗居民中间，大约是公元前 2 世纪。塞种部落的到来，对阿富汗民族起源有重要意义，以大夏（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斯坦为政治中心的呔哒人

也可能是阿富汗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富汗人最大的部落杜兰尼原为‘阿布达里’,就是呔哒人的专有名词,只是在 18 世纪才改为杜兰尼的。不过杜兰尼人的语言多半属东伊朗语支的方言,对呔哒语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锡斯坦和奎达·皮申高原的居民(塞种人及后来的呔哒部落)的状况,对阿富汗人的起源也有重要意义。在阿富汗的苏尔赫·科塔尔发现的贵霜时代铭文表明,当时大夏(巴克特里亚)语言根据历史语言的特征,是兼有索格底亚那(粟特)人、花拉子模人和现代阿富汗人的语言因素的。估计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由此可以推测,大夏(巴克特里亚)人对阿富汗民族起源的早期阶段,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阿富汗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还很难确定。11—12 世纪是阿富汗部族的传统谱系起源时期。在这个时期,可能结束了阿富汗人对突厥和哈萨克人的同化过程。后来由于阿富汗各部落的散居,以及各部落权力向印度河流域的扩大,许多当地部落又被同化了。如尤素福查伊人抢占白沙瓦及其接壤山地后,就同化了当地一部分古贾尔人。此外,阿富汗人长期以来与塔吉克人比邻而居,他们之间也彼此同化和融合。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也与阿富汗人有血缘关系。16—17 世纪的阿富汗历史书籍中提到阿富汗人来源于以色列人的传说,这个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不能否定古代阿富汗地区有犹太人的居民点存在过,因而传说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根据。总之,在多世纪的阿富汗民族形成的复杂过程中,必然融汇了许多部落和民族。

在 19 世纪以前,阿富汗人很少用‘阿富汗’来表示自己的民族属性。阿富汗人从过去到现在经常使用的民族称谓是“帕什托”

(方言中叫普什图一帕赫托)。民族称谓的“阿富汗”、“帕什托”二词的词源尚不清楚。语言学家推测，帕什托人的民族称谓的古典形式可能起源于 Parsu(“边远地区”;“远郊区”)一词。①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东部的帕克提人，可能是阿富汗人的自称。另外一种假设是:“帕什托”一词是根据苏莱曼山区的科赫·伊·希亚克·帕什特峰而来。16—17 世纪的阿富汗人阿洪德·达尔维扎在《塔兹吉拉特·阿希拉尔》中使用过“阿富汗”这一名称。17 世纪的阿富汗伟大诗人胡什哈尔在不同作品中把自己的民族称做“阿富汗”，也称“帕什托”。他在同义语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名词。在中世纪时期中亚和伊朗的文献资料中,只见到“阿富汗”或“阿弗汗”。② 对阿富汗各部落很熟悉的巴布尔,同样把这些部族称作“阿富汗”或“阿弗汗”,而没有用过“帕什托”这个词。

公元前 5—前 4 世纪,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征税地区名单上,提到了居住在东部总督领地某处的帕克提伊人，很可能是早期阿富汗人的自称。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把布色羯罗伐底(恰萨达)的居民称为 Paktyes, Paktues ,或 Pakyike。《黎俱吠陀》称为 Pakhta 。普林尼称恰萨达的居民为 Peucolaitae。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这就是现代普什图人的祖先。

很可能:“帕什托”名称起源于印度对阿富汗人使用的“帕坦”

① 《伊斯兰百科全书》(1960 年版,G. 莫尔根斯坦尼:《阿富汗》条,第 257 页)认为,普什图(Pashtu)和帕赫托(Pakhtu) 是阿富汗人的两种不同语言，前者为西南部族所使用,后者为西北部族所使用,见《帕坦人》第 XVI页。

② 据奥拉夫·卡卢叶的《公元前 500—1957 年的帕坦人》(1958 年伦敦版,第 112 页)中推测,在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约 240—272 年在位)的纳克什卢斯杰姆的铭文中,“阿布干”即阿富汗,但无说服力。卡卢叶自己也说,在铭文的上下文中,“阿布干”是萨珊王朝一个贵族的专有名称。

族名。19 世纪‘ 帕坦 ’一词进入英国文献,之后又进入其他欧洲语言书籍,用以表示‘ 印度的阿富汗人 ”,即那些在 19 世纪沦为英国统治和控制之下的阿富汗部落。印度人过去在口头上多用“ 帕坦 ”以及‘ 洛希拉 ”(山民) 来称呼阿富汗人。所以许多欧洲人在谈到坎大哈山中的阿富汗人时也沿用“ 帕坦人 ”这一称谓。中世纪文献中没有‘ 帕什托 ’或‘ 帕坦 ’的名词。由于时期的大断层,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 巴克基亚 ”(阿富汗东南部)的报道或《汉书》中的有关近音字的推测，及中世纪晚期及近代帕什托人（帕坦人）之间，寻找近音词，从而推断出民族名字的继承性。从科学的观点看，这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关于阿富汗和帕什托这两个民族称谓哪一个比较古老，这个问题暂时还是应当认为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伊 斯 兰 教

公元 7 世纪以前，阿富汗盛行祆教和佛教；同时也有原始宗教信仰和其他宗教的存在。

公元 7 至 8 世纪，阿拉伯人入侵阿富汗后，伊斯兰教成为主要的宗教，在阿富汗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决定的作用。一千三百多年来，阿富汗人已经接受了关于真主唯一、真主万能、人类平等和兄弟情谊等价值观念。在历代王朝中，伊斯兰教都被奉为国教。神职人员和政权关系密切。高层神职人员经常占据着司法部门的职位。在全国的 1 万 5 千多个清真寺、25 万穆斯林神学和神职人员，给阿富汗经济、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宗教学者毛拉、宗教教师穆达里斯、伊斯兰大学者班乌拉纳的称号，一般都授予高层神职乌莱玛。得到这一称号的人，生前地位高贵，死后被穆斯林崇拜为“ 圣徒 ”。与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同，阿富汗不但把穆罕默德

本人圣化，连他的信徒也被圣化，崇拜圣徒之风甚盛。至于毛拉，不仅是人们出生、婚嫁、死亡仪式及伊斯兰节日活动的主持人；同时,又是一个地区、一个村庄的教师、仲裁人和精神领袖。

在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中，逊尼派占 90% ,信徒为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艾马克人、布拉灰人、努里斯坦人和丘拉伊马克人。什叶派占 10%,其主要信徒为普什图人中的图里部落、少数塔吉克人、大部分哈扎人和伊朗人。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信念很强，文盲居多，平时每天认真坚做五次祷告。做祷告在大城市中不乏现代信息手段，如用广播、鸣礼炮来宣礼。每逢星期五祈祷日，在阿富汗各地，尤其是在乡村，到处可以看见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清真寺作礼拜。在一年一度的斋月里，几乎人人都要实行斋戒。每年还有数千人去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朝圣。每逢宗教节日，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去清真寺祈祷，同信徒们共度节日。

信仰什叶派的伊朗人多为祆教的改宗者和散居城镇的居民。部分帕米尔人也信奉什叶派。

什叶派是‘ 阿里的追随者 ”,等待着‘ 隐遁的伊玛木 ’作为马赫迪(救世主)再现。阿富汗的什叶派在举行宗教仪式时“ 隐遁 ’的伊玛木的象征是孔雀，而逊尼派则视孔雀为魔鬼。在农村，逊尼派称什叶派为 “ 魔鬼的崇拜者 ”，但这不妨碍两派平安相处。什叶派还和逊尼派一起过斋日‘ 亚舒拉 ’(伊斯兰历一月十日,侯赛因殉难日,什叶派的斋日)。

在全国人口中,98% 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只有 2%信仰其他宗教，其中包括锡克教、印度教、犹太教和其他原始宗教。塔吉克人中还保留着图腾信仰和拜火仪式，乌兹别克人中存在着萨满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